

(长篇纪实文学)

吕舒怀著

# 幻灭

晚清洋务运动兴衰记



拨开重重历史迷雾  
全新阐释“洋务运动”兴衰

ARTLINE

阿尔泰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 幻灭

晚清洋务运动兴衰记

吕舒怀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幻灭:晚清洋务运动兴衰记 / 吕舒怀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396-3852-2

I .①幻… II .①吕… III .①洋务运动 – 通俗读物 IV .①K25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093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杰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瑞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5575666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 目 录

## 第一章 西风来兮

1. 第一个叩门者 .....	001
2. 都是“三拜九叩”惹的祸 .....	007
3. 广东十三行 .....	012
4. 气死律劳卑 .....	017
5. 虎门烟未消 .....	023
6. 头狼入室，群狼跟进 .....	029

## 第二章 血腥辛酉

1. 声色皇帝的混乱年头 .....	036
2. 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倨傲 .....	044
3. 换约换出场战争 .....	051
4.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	058
5. 狂妄的代价 恃懦的结果 .....	062
6. 搬到热河的半个朝廷 .....	067
7. 这一边烽火连城 那一边生死夺权 .....	071
8. 恭亲王的秘密使命 .....	075
9. 不是尾声是序曲 .....	079

### 第三章 千古变局

1. 书生呐喊无人应 .....	084
2. 战火中诞生的总理衙门 .....	088
3. 汉吏称雄天下 .....	094
4. 偏师借重“洋枪队” .....	099
5. 安庆军械所始 洋务运动起 .....	104
6. 旋涡中暗流强劲 .....	109
7. 同文馆掀风波 .....	114
8. 廷议拼个你死我活 .....	119
9. 千古求一变 .....	122

### 第四章 同治中兴

1. 派个洋人做清朝形象大使 .....	128
2. 大江南北 洋务勃兴 .....	134
3. 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 .....	139
4. 天津教案又生乱 .....	144
5. 容闳十六年的梦 .....	148
6. 出国幼童黯然收场 .....	151
7. 乱哄哄,旧朝换新朝 .....	156
8.薪火相传,张之洞缔造江汉洋务 .....	161
9. 打造亚洲第一舰队 .....	167
10. 一战,恭亲王下了台 .....	171

### 第五章 龙旗坠落

1. 从根子上开始烂了 .....	176
2. 叫你弱,小个儿也敢欺负大个儿 .....	180

3. 进兵朝鲜入圈套 ······	184
4. 仓促应战怎能不败 ······	188
5. 威海的悲歌 ······	193
6. 登门求饶的《马关条约》 ······	198
7.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失策 ······	202
8. 赔了夫人又折兵 ······	206

## 第六章 共和前夜

1. 短命的戊戌变法 ······	211
2. 义和团风起云涌 ······	216
3. 对全世界宣战 ······	221
4. 一个女人的死和一个时代的结束 ······	225
5. 残局难撑 风潮乍起 ······	229
6. 武昌枪响 帝国坍塌 ······	232
<b>主要参考书目</b> ······	<b>236</b>

# 第一章 西风来兮

## 1. 第一个叩门者

马嘎尔尼子爵抱恨终身的是他在 1793 年那个夏天的中国之行，倒不全是因为他辜负了英乔治三世国王陛下的神圣使命，令他无法宽恕的是，他竟愚蠢地允许大清帝国的官员在公使船的桅杆上悬挂用中文写成的告示，那告示写着的“红夷进贡”四个汉字明显带有屈辱性，伤了大英帝国的面子。没有适当的理由可以解释，那么子爵阁下一定是被东方燥热的阳光烤昏了头。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的夏季格外漫长而酷热，即便是天津卫的人海口——大沽口，太阳也像熨斗一样烘烤着海面。海水仿佛煮沸的汤，泛起阵阵泡沫。

一支由三艘大船组成的洋人船队停泊在海岸边，远远望去洋船很高大，潮湿的海风扑打着白色船帆。船头镶嵌一个金色的狮子头，面目狰狞地盯视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古老帝国。甲板上许多穿奇装异服的洋人忙碌着，一个个黄头发、蓝眼珠，面带古怪的表情。他们正从洋船上搬卸东西，这些东西全都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送给乾隆皇帝过 83 岁生日的礼物。尽管两位帝国的首脑谁都没见过谁，又远隔千山万水，但惺惺惜惺惺，英王的礼物十分昂贵稀罕，有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洋乐器、两驾马车和一个热气球，礼物有六百多件。因为洋船吃水大，进不了内陆河，只能装卸到清朝派来的平底船上运进内陆。洋船上站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儿，他伏在船舷边，睁着好奇的眼睛，凝望着这片神秘的土地。男孩叫斯当通，是英国派遣使团副使的儿子。他好像并不在意岸上神态悠闲的瞧热闹的中国人，他关心的是刚刚捉到的一只虫儿，中国人管它叫“蛐蛐儿”。

这支英国使团船队,正是由爵士马嘎尔尼率领的,执行乔治三世交给的一项重大使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9月,马嘎尔尼率领由八百多名成员组成的庞大使团,离开英国的朴次茅斯港,踏上艰难而危险的旅程。沿大西洋南行,经佛得角,穿越赤道,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经阿姆斯特丹至雅加达,又沿邦加海峡至南海,他们用了将近九个月的漫长航行,途中风暴和疾病夺去不少同行者的性命,好不容易于1793年6月21日在中国澳门口外的老万山靠了岸。

此时的大清国经历康(熙)乾(隆)两朝,帝国已走向登峰造极,在当时世界上属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抚有四海”,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丁旺盛。在那些稍微知道中国的外夷眼里,大清朝像个巨人,拥有财富,神秘而又令人畏惧。其实“巨人”富而不强,它被自负和妄自尊大迷惑了、自我陶醉了,整天把自己关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充耳不闻外面的世界究竟什么样儿。它甚至唯我独尊地认为,世界上的其他所谓国家,不过是愚昧笨拙、不足挂齿的番邦小国,那里的人民都是茹毛饮血的野蛮种族,根本不配跟大清国比。就算闭上眼睡大觉,它们也比不上中国。就当“巨人”关上门睡大觉的时候,它的远街近邻开始闻着味儿,陆续集中到门口。它们垂涎三尺,又心怀忐忑和惶恐,战战兢兢地前来叩门,企图跟巨人套关系,讨点好处。马嘎尔尼使团代表英国来中国,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英国使团的到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已经当上太上皇的乾隆寿诞将近,他自然高兴,又一个遥远的番邦前来朝贺,多少为他的寿辰增添几分喜庆色彩。他明令地方官员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迎接远方觐见者。于是,马嘎尔尼率领三艘大船一路顺风,经福建、浙江、山东沿海,到达天津,然后再由水路通州赶往北京。一路上,清朝官员大肆喧哗,船队鸣锣敲鼓,桅杆上悬挂写着“红夷进贡”的汉字告示。在陆路行进时,英国大量沉重的礼物不得不用九十辆马车、四十辆手推车和两百多匹马、三千多人运送。进入京城后,按照乾隆的旨意,所有“贡品”被分别放到紫禁

城、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陈列。

年迈的乾隆让位他的儿子嘉庆之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退休，仍以“太上皇”的名义，控制着拥有三亿八千万人口的庞大帝国。在他眼里，中国是天朝，是世界唯一的强盛国家，其他的都是外夷番邦，都没有清朝强大，没有清朝富足。他们只有磕头进贡的分，根本没资格和帝国平起平坐。虽然他并不清楚大不列颠位于何处，有多大的国土面积，但他认为这些夷族仰慕天朝，无非是怕挨打而自愿臣服，所以他们的礼品无足称道。

骄傲的英国人却不这样看，小斯当通后来回忆道：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说，为了向中国皇帝陛下表达其崇高的敬意，礼品的选择不能不力求郑重。贵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任何贵重礼品在贵国看来都不足为奇，一切华而不实的奇巧物品更不应拿来充当这种隆重使命的礼物。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献的礼物。两个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礼物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珍贵。其实，这不过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一番客气话，恰好说中乾隆皇帝的心思。清王朝疆土广阔，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一个远在天边，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国能有什么稀罕东西？当他率领众臣参观英使展示他们的礼品时，乾隆表现出极大的不屑。那六门架在车上、能连发的铜炮，是准备带到承德避暑山庄鸣放礼炮用的。乾隆好像却对其很反感，后来命人丢在圆明园的茅房里。一百年后，英法联军冲进北京大肆劫掠时，又将它们拉了回去。至于那个热气球以及跟随来的驾驶员根本没派上用场。

不论是乾隆皇帝还是朝臣们，当时都忽略了英王信中的一句话：两个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礼物所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珍贵。当然，拉关系套近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两国相互间的利益，很明显地暗示英国使团此行是有目的的。

不过，说起来有些滑稽，英国人造访中华帝国的起因是源于茶叶。1664年，国王查尔斯二世见到了由中国带来的两磅气味奇特的叶子，那

就是中国的茶叶。这种煮泡在水中散发着清香而提神的茶叶，使英王颇感惊奇，随后很快流行于王室和上流社会。在以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茶叶已经风靡欧洲，成为英国人普遍欢迎的饮料。到了 1785 年，英国人几乎离不开这种温和而刺激的东西，每年从中国唯一对外的广州港口进口茶叶高达 1500 万磅。尽管中国也购买英国的一些产品和原料，但茶叶在英国的销量远比英国的白洋布、铁和锡在中国的销量要大得多。由于用白银购买茶叶是清政府唯一能接受的支付方式，因此，英国的白银几乎为购买茶叶而消耗殆尽，双方贸易差额逐渐增大。18 世纪末叶，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日不落帝国想迫不及待地开辟新市场，遥远神秘的中国就是他们垂涎已久的目标。所以，英国政府派马嘎尔尼使团千里迢迢拜访中国，中肯地讲，他们来访的初衷并无恶意，只想打通中国的商贸关口，建立两国间平等的外交关系和互惠的贸易关系。或者可以说，这个英国使团是企图叩开尘封千年的帝国之门的第一个造访者。

中英两方各怀一相情愿：乾隆帝只把英国使团当做巴结他的贺寿者；而马嘎尔尼则认为他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个主权国家赠送礼物，进而建立友好互利关系。认识上的殊途和情感上的落差，让这次中西方的初次碰面从一开场便蒙上了阴影。乾隆皇帝扮演着天朝大国太上皇的角色，为了炫耀天朝的大方与“皇恩浩荡”，对于来朝贡的各藩属国一律赏赐有加，来自西方的大不列颠使团也属于此列，先后受到乾隆六十六次的赏赐，礼物多达一百三十种，三千余件。然后，乾隆皇帝降旨恩准在承德的行宫避暑山庄接见各国使臣。

这是多么大的恩惠和隆宠！偏偏英国人不识抬举，于是在觐见仪式上出现了不愉快的插曲。按照惯例，藩属国的进贡使臣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使者自然也不能例外。但马嘎尔尼等人却极不情愿，他们认为对中国皇帝跪着磕头有伤大英帝国的体面，只答应行单腿跪的英式礼节。双方为此争执不休。一直到了觐见的那一天，关于是三跪

九叩还是单腿跪的问题仍没能解决。

1793年9月14日凌晨三点。

太阳刚刚升起，照亮了这座广阔的花园。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早晨，由柔和的器乐和洪亮的铙钹伴奏的庄严的乐声打破了大自然的宁静……

“皇帝坐上龙椅，立即万籁俱寂。时而有音乐声打破这寂静。铃铛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更增添了仪式的庄严肃静……”仅从使团成员回忆的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中国皇帝的宏大排场。尽管接见并不是被安排在紫禁城，而是避暑山庄的一个巨大的帐篷里，衣着华丽的百官、整齐排列的仪仗队，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足以对他们形成极大的震撼。

马嘎尔尼子爵率领他的主要成员一百多人隆重登场，他身穿大红色的外套，佩戴肩带和钻石徽章，还有表明他属于英国特权阶层的“巴斯骑士”星标。饶有兴味的是，12岁的小斯当通也随从其中。马嘎尔尼对乾隆皇帝的初步印象非常之好，“他是位优雅的老人，健康有力，看上去不过60岁”。轮到该行礼了，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早晨，马嘎尔尼究竟行了英国式的单腿跪，还是五体投地地磕了九次头，后来的中外史学家们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说辞。当时一位中国官员，写诗描绘洋人跪拜的情景：“献琛海外有遐邦，生梗朝仪野鹿腔。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无法猜测当时这位官员是在捧臭脚呢，还是马嘎尔尼等人心甘情愿地拜倒。其实这并不重要，即便英使真的跪拜，也是为了不辱乔治三世交给他的使命。

乔治三世的使命就在他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函中。行礼之后，马嘎尔尼向乾隆呈上了英王的那封信函。于是，可怕的结果在所难免：事后，信函被翻译成中文，乔治三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要求与中华帝国建立贸易关系和平等的外交关系，它包括开放新的市场和经商口岸、自由贸易、互相在对方首都建立驻外机构……这封信大大挫伤了乾隆皇帝的自尊心，他原先以为英国人仅仅是来朝贡的，没想到他们用心叵测，一个小小的异邦藩国竟然企图同天朝平起平坐，甚至还要互派使节，简直就是自不量

力、异想天开！于是，他龙颜震怒，生硬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天朝法律森严，对于那些怪异的要求“断不可行”。为使英王“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他让马嘎尔尼给他们的国王捎去一封敕文。敕文不同于平等的外交信函，而是一种中国特有的训斥文字，相当于老子训斥儿子。敕文言：“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所派人留京一事，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无益。特此说晰开示，遣令安程回国……”乾隆的话直截了当。他说：朕的天朝德行天下，威望远播，物产丰富，什么都不缺，所以才有万国朝贡的景象。这都是你们亲眼目睹的。而且我们从不看中奇巧的玩意儿，更不稀罕你们国家的东西。至于你们国家提出的要在京都派人驻使的种种要求，不合乎天朝的体制，对你们也没好处。朕说得已经很明白了，命你们赶紧打道回府吧！

既然皇上发了话，清政府立刻催促英国使团起程回国。特派侍郎松筠为钦差大臣，监护马嘎尔尼一行由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经过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山西，最后到了广州。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七，英国使团的船队被灰溜溜地赶出国门。西方第一次的叩门，就这样碰了壁。他们带着失望和愤懑，结束了他们的处女航，离开了目空一切的古老帝国。

并非没有温情的插曲，多少带有诗意的温情就发生在祝寿的那一天：乾隆接见时，对善于炫耀自己身价而又固执的马嘎尔尼子爵不怎么感冒，却好像很喜欢使团副使的12岁儿子小斯当通。因为那乖巧的孩子不光在中国之行中逮了不少蛐蛐儿，而且沿途学会几句汉语，尽管说得磕磕巴巴，但博得了乾隆皇帝的欢心，他当场恩赐小斯当通一个荷包。这个黄色丝绸的荷包代表中国皇帝对小斯当通的无上恩宠。

然而，就是这位小斯当通，在时隔四十多年后的鸦片战争前夕，他在英国议会坚决主张对中国作战。

大清王朝的国门如此坚固，而英国人并不就此罢休，执意要推开它。

## 2. 都是“三拜九叩”惹的祸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九日的早朝显得异乎寻常。嘉庆皇帝正襟危坐在他的宝座上,臣工们整齐地排列两旁。没有人吱声,也没有人奏事,他们跟皇上的心情是一样的,等候着一位洋人的出现。这位洋人又是大英帝国派来的使臣,叫做阿美士德勋爵。嘉庆皇帝和众大臣似乎并不怎么关心阿美士德勋爵来华的目的,而是怀着耍猴的心情,想亲眼瞧瞧洋人如何行三拜九叩大礼。嘉庆皇帝确实很需要接受这一跪来证明他有比父皇强一点的地方,因为他的政绩实在太糟糕了。

在讲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八月九日那个富有戏剧性的早晨之前,让我们先诠释一下中国封建王朝的“国家”一词。

中国封建王朝的“国家”,是以家为国,“朕即天下”,“天下为私”。国是皇帝的家。在这个泱泱大“家”中,皇帝是主,臣僚是仆,民是奴。皇帝是自家辈辈相传的,皇帝至高无上,一言九鼎。也正因为如此,他身上的任何优秀和缺陷,常常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皇帝开明,家国兴盛,臣仆亦争宠尽力,兢兢业业;若主子昏庸,王朝衰败,其仆就不可能尽忠,其奴更不会尽力,势必最终导致国家整体政治框架的衰败。“天下为私”是历朝历代封建社会无法根除的病灶。就拿大清朝来说,它好比一座庞大无比的庄园,皇帝是当仁不让的大地主,各级官员是他的管家、仆役,广大人民群众是他的奴隶。入关以后,清朝换了四位“大地主”,有的雄才大略,有的英明果断,他们相继“崇文”“宣武”,好像都是有作为的,可到了嘉庆一朝,情况就不那么妙了。

嘉庆是个平庸而软弱的皇帝。他36岁即位,当时乾隆还活着,自封为“太上皇”。乾隆这样做,一是兑现他当皇帝时的诺言,绝不比先祖康熙皇帝多干一天;二是暗仿唐明皇,以太上皇自居,训导嘉庆亲政。不过名义上如此罢了。乾隆实际上仍是一国之君,嘉庆不过是“侍座太上皇,上喜则喜,笑亦笑”的牵线木偶。照理说,皇位本来不该属于嘉庆,乾隆在

他之前曾立过两次太子，却都挨个不幸夭折，金灿灿的皇冠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落到他头上。

嘉庆熬到40岁时，乾隆蹬腿归西，他才真正掌握朝政，实际是接管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表面上天朝盛世，内里已经虚空。好大喜功的乾隆几乎花光了国库的银子，而且留下无穷的后患：当官的图钱，当兵的怕死，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如果说嘉庆有所作为的话，就是他上台之后铲除了先皇的宠臣和珅，充盈了国库，这恐怕是他人生最为光彩的一笔。其他就再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纵观嘉庆执政的二十五年，怯懦的他难以管理好他的“家”，社会动荡，祸患频仍，眼瞧着好端端的社稷江河日下。他几乎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符号。

嘉庆初登宝座不久（嘉庆元年），湖北枝江和伊都两地突然爆发“白莲教”起义。其如星火燎原，势不可挡。清朝赶忙派兵围剿，左扑右打，直到嘉庆九年，才剿灭各路起义军。嘉庆皇帝惊魂甫定，1811年天上出现彗星，负责管天文的钦天监上奏说，此兆不祥，恐有兵灾。嘉庆皇帝慌了手脚，琢磨好几天才琢磨出个怪主意，特颁诏旨改皇历，企图错过这个倒霉的日子。他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闰八月取消，改到第二年再闰月。真是荒唐皇帝偏遇荒唐事。准备起事的天理教徒利用嘉庆荒唐的改闰，乘机打出“二八中秋，黄花落地”的口号。所谓“二八中秋”，正是指嘉庆十八年闰八月的中秋。

天理教聚众起事，如火如荼。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蓄谋占领皇宫，捣毁清朝的老窝。另一路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率众起事，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因第二路的天理教徒事先败露，仓促行事，与官军激战将近一年，最后惨遭消灭。京城的天理教徒因通讯不畅通，不明外边事情的真相，还一个劲儿地联合做内应的太监攻打皇宫。他们在嘉庆十八年的中秋准时起义，率众猛攻紫禁城，曾一度冲入皇家禁地，杀进西华门，攻到尚衣监、文颖馆，逼近养心殿。终因势单力孤，全部被清兵歼灭。白莲教和天理教的相继暴动，确实让嘉庆皇帝受惊不小。

一伙造反派竟然挥舞着刀枪冲进皇宫禁地，这还了得。从此他闻教就怕。

嘉庆皇帝一门心思盯住国内的时候，遥远的英伦半岛上的一个国家正在打他的主意。长年的贸易逆差，让英国人受不了了，他们急于想找到一种中国人离不开的东西，就像英国人离不开茶叶一样，把花到中国的银子再赚回来。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鸦片。

生产鸦片的基地在印度。荷兰人控制的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开始把鸦片输入中国，规模非常之小，主要用于治疗痢疾和止痛。后来英国掌握了东印度公司，由于清政府严禁鸦片贸易，英商只能采取走私的方式，偷偷摸摸用船装了鸦片运往澳门，再由广州进入中国内地。澳门是明朝租给葡萄牙人的，中华帝国抚有四海，区区一块不毛之地租给可怜巴巴的“西洋人”算不得什么。傲慢与偏见造成的无知，可笑而又危险。历代王朝对西洋各国浑然不知，就连租户葡萄牙也不问其属于哪国、处于何地、离中国有多远，统统称之为“西洋人”。葡萄牙人会装糊涂，反正吹牛不上税，在发给中国政府公文中，自称“大西洋国”蒙事。澳门成了各路“西洋人”打开中华国门的根据地。针对澳门的争夺由来已久，英、法两国屡次在澳门沿海发生争端，终被清朝守军赶走。

鸦片走私的巨额利润，不仅使英国人大喜过望，就连中国商人和两广官员也欢欣鼓舞，他们因此中饱私囊。广州当时是清政府对外开放的唯一一个口子，洋人以澳门为居住地，到广州做买卖、走私鸦片，除了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外，还得给官员们进贡送礼。所以自两广总督以下的官位成了当时的肥缺，天高皇帝远，想管管不着，他们可以任意发“洋财”。鸦片的危害人人尽知，朝廷早就颁布告示，明确指出：西洋人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和好处，而我国臣民吸食这种毁灭性的、让人昏迷的毒药，是可恨可憎的。一再下旨严禁。皇帝老子的话不假，但两广官商却不这么看，西洋人赚钱怎么啦？臣民吸毒活该。国库的银子流失关我屁事！那是你皇帝老子自家的事。反正洋财照发，鸦片该放就放。在这种阳奉阴违的怂恿下，鸦片贸易泛滥成灾。每年进口五千箱，基本弥平了中英贸易差额。贪婪

无止境。英国的工业革命，制造出过剩的产品，这些产品需要市场倾销。印度为首当其冲，他们想消耗过多的英国产品，就必须种植和出售鸦片。他们种出来的鸦片销往何处呢？中国就难逃噩运了。

19世纪的英国如日中天，属于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它刚刚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它的海军四海游弋，无往而不胜。在维也纳会议之后，英国更加雄心勃勃，执意要打开中国大门，派遣阿美士德勋爵作为特命大使和全权代表，率使团船队犁波斩浪驶向天津的大沽口。出身高贵的阿美士德勋爵一直是英王室的宠儿，40岁出头，就曾担任过西西里大使和枢密顾问官。这次事关重大的中国之行，责无旁贷地落到他头上。在他的英国使团成员中，有一位关键人物——小乔治·斯当通，他就是二十多年前很受乾隆赏识并被恩赐个荷包的小男孩，如今他已是东印度公司广州特别委员会主席，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深知清朝国情之三昧，他时刻提醒阿美士德勋爵应该怎样对付中国人。

英国使团被安排在距北京很近的通州下榻时，紫禁城中的嘉庆皇帝却做着春秋大梦。虽然没有他老子那样的丰功伟绩，但欲望并不比乾隆低多少。他准备在正大光明殿接见这帮西洋朝贡者，特别要求他们在自己面前实现三拜九叩礼，圆了天朝的面子。于是，他委派工部尚书苏楞额、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及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前去拜会阿美士德勋爵，目的只有一个：教会这些“生番”学习觐见大礼。

可能鉴于马戛尔尼的失败原因，怕跟中国政府闹翻了脸，使团的某些成员劝说阿美士德顺从。磕头就磕头呗，只要完成英王的使命就行。阿美士德勋爵犹豫的当口，偏偏斯当通告诫他千万不要磕头，磕头意味着地位卑下的朝贡者向高高在上的皇帝屈从。不平等的地位是谈不成平等的事情的。阿美士德先生彷徨不定，他既想顺利完成英国政府的使命，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让清朝开放更多的商贸口岸，让英国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又不想真磕了头，丢了大英帝国的面子，丢了平等的关系。磕头不磕头，几乎成了他能否不辱使命的关键环节。所以阿美士德勋爵左

右为难。

清政府派来的几位高官走马灯似的往通州跑,照皇帝的意思教英国使臣行大礼。阿美士德勋爵终于听从斯当通的劝告,明确地表示了拒绝,急得他们如热锅上的蚂蚁。皇帝的圣旨怎敢违抗,那可是丢官掉头脑的事。三位部长级官员私下商议,用变通的方式或者以诱骗的手段,逼阿美士德就范。据说,他们劝阿美士德先生可以向皇帝坐过的空椅子行礼,意思意思就完了。阿美士德很固执,只同意鞠躬,哪怕跪一下意思意思也行,就是死不肯磕头。离嘉庆皇帝接见的日子越来越近,英夷的三拜九叩总也教不会,三位高官越发恐慌,他们不能再等待下去。某夜,他们把阿美士德勋爵从梦中叫醒,把他拉到皇帝的空椅子跟前,趁着这位西洋人迷迷糊糊的时候,教会他三拜九叩首。半梦半醒的阿美士德勋爵确实有些迷糊,竟丝毫没有拒绝的意思,甚至跪下了一条腿。有一位清朝官员趁机从背后推了他一把,希望他完成磕头程序。幸好在一旁的斯当通及时拉住这位特使先生,才没能磕成头。

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七日(1816年8月29日)清晨,黎明的曙光穿过厚厚的云层,照射到正大光明殿的琉璃瓦顶。嘉庆皇帝和群臣百官踌躇满志地等候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辉时刻。虽说天朝上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软弱的皇帝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但西洋人遵照执行天朝大礼的行为,多少能为嘉庆的脸上增添几分光彩,也许能名垂青史。

就当嘉庆坐在正大光明匾额底下等候接见英方使者时,宫门外,工部尚书苏楞额已经将阿美士德等人从通州接过来,不幸的是双方发生了谁都不愿见到的不愉快场面。当阿美士德勋爵弄明白进宫见皇帝主要为行三拜九叩首,其次再谈中英关系时,他感觉上当了,假借礼服和国书落在通州,死也不肯随清朝官员进去朝见。苏楞额怕嘉庆等久了,发脾气,赶紧进宫奏明皇上,撒谎说:英国正贡使突然得了急病,不能觐见皇帝。嘉庆有些不悦,又宣旨让英国使团的副使代替觐见。大臣苏楞额又奔出宫,讲明皇帝的恩典,说可由副使代替阿美士德先生觐见。可英国副使也不